

论王绩的心态转变与文学创作

金史涵 李祥耀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摘要]王绩一生三仕三隐，在仕与隐之间寻求他的最终归宿，他做出的一个个抉择，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态，在向上生长的时代里，这位沉睡的巨人饮下大唐第一杯酒，由激昂走向平淡，寻觅真正的身心合一。本文以王绩的生平和作品为中心，探讨王绩的心态转变与文学创作。

[关键词]王绩；心态；文学创作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1491

王绩作为初唐第一隐士，是有唐一代上承阮、陶，下启王、孟之第一人。王绩一生三仕三隐，居朝野之上时失意，辞官归隐；隐于朝野之外时，又心怀庙堂。他在仕与隐之间，一步步摸索，寻求他的最终归宿——身心合一。研究王绩心态和文学创作，有助于了解汉魏至隋唐期间的诗坛文化以及文人们的仕隐格调。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力图从王绩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探讨王绩的文化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易代之际王绩的心态转变

王绩的一生经历“三仕三隐”，他始终在仕隐矛盾心态中徘徊。

王绩处于隋唐易代之际，时局风云变幻，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他虽生于“诗书簪纓”的高门望族，然王氏兄弟五人都未成显宦，外部环境和家族因素激起了王绩更大的斗志，他入仕之心更为坚定，《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便清晰地展现了王绩的雄心壮志。^[1]

王绩在隋末游刃于高层政治社会，所谓“弱冠藉甚，群公之间”，被当朝名臣诗人薛道衡赞誉为“今之庾信也”^[2]。他十五岁饱读经书，踌躇满志，西游长安干谒，声誉日起，形成简傲的心性，这种心性也与他后来的创作紧密相关。二十多岁应试高中，授秘书省正字，然而才高位卑，他弃官而去。武德五年，王绩被举应征，这是现实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王绩内心泛起了入仕之志，告别隐居多年之地，他千里迢迢，西入长安，然而争权夺利的朝野令他大为失望，贞观初年他以“足疾”罢归。一波三折的环境不断动摇着王绩的心态，受儒、佛、道教三家思想，他慕名道教高人和老、庄名流，“无为”论和隐逸思想成为影响他心态的内部因素。这些促使王绩继承道家之真率性情，认真地思索，以选择出一种最适合他的生存方式——归隐。

王绩在《自作墓志文》中写道“起家以禄仕，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不闻焉”^[3]，这是王绩的自我定位，也是他心态转变的体现。晚年时他看穿世道、埋葬理想，纵心而自适，以求得身心合一的愉悦，这与庄子在《人间世》感叹的“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4]有志同道合之处。

二、王绩的文化心态

王绩在《五斗先生传》中自述：“以酒德游于人间。有

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他在《无心子并序》中塑造的无心子“以稊行闻于王，王黜之，无愠色，退而将游于茫荡之野”，这些都是他“若顽若愚”“我行我素”文化心态的写照。这种潜藏山林、摒弃世俗、自我沉醉的境界，不失为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

（一）若顽若愚

王绩在《自作墓志文》中自称“若顽若愚，似骄似激”。“若顽若愚”是王绩的文化心态，也是他的生存哲学。王绩为人顽固又刚烈，默时不动声色、简傲成性，动时一语惊人、大智如愚。即使在重臣杨素面前，他也是耿直建言，认为明公不宜以倨傲之情对待贤士，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愿装聋作哑，固执己见。贞观初期，王绩呈请担任太乐丞时，吃了“闭门羹”，他竟胡搅蛮缠，终得所愿。在这两件事上，是“顽”成就了他。不过，这样顽固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不会自甘束缚。在朝野上下都推崇应制奉和的诗赋时，唯有王绩独具一格，反其道而行，不被重视、不被认可，在旁人看来，这是一种愚昧的行为，而此时王绩早已乐不思蜀地勾画起多年后风靡诗坛的蓝图了。

（二）我行我素

王绩行事随性，我行我素，常常借酒兴做出一些大胆的行为。

先有把钱堆在六合城头，乘一叶扁舟而去的随性之事；去时，他还佯装感叹“网罗在天，吾将安之！”潇洒快活之心急不可耐，最终按自己的意愿顺遂地隐居了。

后有因嗜酒与朝野结下的缘分，王绩慕名焦革酿酒而自荐做太乐丞，焦革夫妻去世后，他心灰意冷，弃官而去。做官源于酒，弃官又因为酒，隐居后他也自撰酒谱，嗜酒如命，以自己的喜好行事，如此随性之人，实在令人慨叹。

他对自己随性，对友人也是如此。若是酒局，他一概赴约。然而遇上老朋友请他讲授礼法，他却以“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果断拒绝。在他眼中，谈论这样的“糟粕”还不如饮美酒快活。

三、文化心态于文学创作之影响

（一）多孤寂意象——以诗赋为例

“独游”在他隐居期间成为他文化心态的外化显现，“独游”是若顽若愚、明哲保身，和陶渊明的身心合一不同，潜藏在王绩心底的是一种无法消释的郁郁不得志和世人难理解的“伟大的孤独感”，这种心态在他的诸多诗赋中都

体现为孤寂意象。

在《北山》中他写道“槁项同枯木，丹心等死灰”，“枯木”的病态正是王绩内心孤独的写照。《古意六首》其二云：“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王绩自比为“翠竹”，表现出郁郁不得志的消颓感和孤寂感。《答处士冯子华书》中“都庐弃家，独坐河渚，结构茅屋”，一间“茅屋”正是王绩这颗孤寂的心得以傍身之处。此外，王绩在诗中多次提到“北山”，如《山中独坐自赠》的“幽人似不平，独坐北山楹”，《北山》的“旧知山里绝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游北山赋》的“独居南渚，时游北山，聊度日以为娱，忽经年而忘返”，王绩独居山间、自娱自乐，“北山”可谓是他孤寂内心的最终归宿了。“春夜犹自长，高窗来月明。耿耿不能寐，振衣步前楹”，漫漫长夜的一轮“明月”，更深化了他内心的孤独，思绪交织。另有《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的孤“根”，是王绩身心漂泊、无处安放的真实写照，《题黄颊山壁》的“古蔓”“荒石”“寒苔”，透露着王绩内心强烈的孤独感。

这些孤寂的意象几乎成为贯穿他诗赋的永恒主题，它们无不透露着王绩有志成为一位真正隐士的心态。

（二）质朴刚硬的文学风格——以《野望》为例

王绩的诗歌创作，是其观天下世事，心中多有不平。以诗歌来消解痛苦，创造出一种质朴刚硬的文学风格，这也是他若顽若愚的文化心态决定的。以《野望》为例，风格真实自然，颇有不施脂粉的刚健美。

《野望》在闲适的意境中，潜藏着诗人质朴深厚的感情洪流和在苦闷心绪下选择的“隐”。

“东皋”是王绩的家乡，王绩归隐后常游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王绩暗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登东皋以舒啸”，一句话表明归隐躬耕身份，直抒胸臆。“徙倚欲何依”则化用曹操《短歌行》中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直率地表露了王绩此时无政治依托的百无聊赖，以上两句都是王绩文风求质尚刚的表现。

驱犊的牧人，带禽归来的猎马，一派和谐相宜之景。王绩在这里注重山水描绘的和谐，景物反映的内容也积极向上，充满刚健之气。

在初唐诗坛上，《野望》质朴刚硬的风格独树一帜，从中已清晰可见王绩的内心归宿——宁愿“隐”于山林也不愿拜于朝野之下的若顽若愚。

（三）适意人生的文学审美——以《未婚山中叙志》为例

王绩的婚恋观独具一格，看待婚姻我行我素。三观合是唯一的标准，在《未婚山中叙志》中流露出一种适意人生的文学审美。

当他孤身一人回到山中隐居时，以一首征婚诗袒露自己的爱情观。“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道出他自身的财产状况。王绩未婚，隐居山中，除了山中自然风光，无车子，无房子，无票子，一无所有，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正是他追求适意人生的文学审美体现。

“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点明王绩的兴趣爱好。王绩生活单一，喜欢弹琴。对王绩来说，举杯邀月享受适意人生才是最惬意的。

“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阐明王绩的人生态度，相较于为世俗牵绊，王绩更愿适从自己的心。

“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是择妻标准，用典《后汉书》，张奉的妻子原同丈夫偕隐度日、不慕荣华，老莱是春秋时代的隐士、思想家，楚王想起用他，他便带着妻子逃到江南躲起来，一起过着平静而安乐的生活，王绩在这里希望像张奉夫妇一样，过理想的适意生活。

“孟光傥未嫁，梁鸿正须妇”用典《后汉书·逸民列传》的梁鸿孟光夫妇，两人不顾社会反对，在江湖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里表明王绩的期待，王绩认为人生贵在和舒适的人相守相知，过舒适的日子。

这便是王绩向往的婚姻，征婚启事关键就是“懂我”，这样超前的婚恋观正是王绩我行我素文化心态对文学创作影响的体现。

四、结语

从激昂走向平淡，王绩在诗赋的孤寂意象中消解孤独，在《野望》中创造质朴刚硬的文学风格，在《未婚山中叙志》中表明适意人生的文学审美。他秉持独特的婚恋观、处世哲学和文化心态，在他的创作中以直觉体验快意表达诗酒人生。

他在仕与隐之间表现出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态，更多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对于研究唐代文学，人们大多把焦点放在一流大家的诗坛风云上，而像王绩这样伟大的孤独者、初唐的第一隐士，则少有人深析，在这里只作浅论，有待更多有识之士研究。王绩的心态转变和文学创作、文学风格以及文学审美，对于现代仍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因此，王绩心态转变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价值是极其丰富的。

参考文献

- [1] 中华书局编辑部. 文史[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3, 180-181.
- [2] 姜荣刚. 驳王绩非隐士说[J]. 山西大学学报, 2004. 27(5): 21.
- [3] 王绩.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84.
- [4]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45.
- [5] 陈智. 论王绩的生命观及其文学创作[D].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 [6] 陈海燕. 王绩的文学创作及文化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 [7] 孙颖. 愤世和混世——论王绩的双重人格及其在诗文中创作中的体现[D]. 河北师范大学, 2004.

作者简介:

金史涵(2000-)女, 浙江杭州人,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李祥耀, 男, 江苏赣榆人, 文学博士后,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教师,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